

湘語邵陽話時體詞“噶”“哩”的差異與混同

賀文翰、范曉蕾

北京大學

提要

湘語邵陽話裏對應於普通話“了₁”的時體詞有“噶”和“哩”兩種形式。它們有使用差異，“噶”可在非現實從句中搭配活動 VP 充當完結體標記，“哩”不可以這樣用，而“V 哩 O”表達單獨過去事件時可以完句，“噶”沒有這個用法。它們也有功能混同的情況，“噶”和“哩”在從句中搭配狀態、達成、非漸進終結 VP 時以及在現實性從句中搭配活動、顯性終結 VP 時，都是編碼完整體和相對過去時的助詞，只是它們在搭配隱性終結 VP 時會造成語義差異。

關鍵詞

“了₁”，“噶”，“哩”，邵陽話

在湘語邵陽話中，¹能進入動賓之間、功能對應於普通話詞尾“了₁”的時體詞有“噶 [ka⁴²]”“哩 [li⁰]”兩個形式。²儘管“噶”“哩”本字不明，但從語音形式看，二者應當是來源不同的。前輩學者對“噶”的用法有所描寫，其語義被概括為動作的完成（儲澤祥 1998: 182–184，趙烈安 2009: 239–240），但以往對“哩”的關注不多。總體來看，邵陽話裏“噶”和“哩”共同承擔了普通話“了₁”的功能，兩者既存在很多使用差異，又在一些情況中出現功能混同，如（1）所示。

（1）邵陽話中“噶”“哩”的功能差異與混同：

- a. 快脫噶 / (*哩) 那件衣服！（快脫了那件衣服）
- b. 你今天下午做麼子去哩？——莫做麼子啊，在屋裏幫我屋娘洗哩 / (*噶) 衣服。（你今天下午去做什麼了？——沒做什麼啊，在家幫我媽洗衣服了 / 呢）
- c. 莫著急著，吃噶 | 哩那碗飯再行！（先別著急，吃完 | 過那碗飯再走）
- d. 等你到噶 / 哩長沙，記得跟我打電話啊！（等你到了長沙，記得給我打電話啊）

¹ 邵陽話屬湘語婁邵片，是本文第一作者的母方言，文中所引例句均源於自省並向其他母語者確認。

² 需要說明的是，“噶”和“哩”還可以用在句尾，如“車子剛剛開噶”中的“噶”、“他吃完飯哩”中的“哩”，本文對這類現象不作討論，只關注“V 噶 O”“V 哩 O”中的“噶”和“哩”。

(1a) 只能用“噶”，(1b) 只能用“哩”，句子換用另一個形式會不合法；(1c) 用“噶”“哩”皆合法，但這兩個時體詞會造成句子命題意義的不同：用“噶”表示“吃完”那碗飯，用“哩”只表示“吃”的動作停下來。對於這種“噶”“哩”造成句義差異的例證，本文用“噶|哩”來表示。總之，(1a-c) 表明“噶”“哩”的使用存在明顯的差異。(1d) 有所不同，它用“噶”“哩”皆可，兩者不會帶來句子命題義的差異，這是兩個時體詞發生功能混同的情況，本文用“噶/哩”來表示這種例證。

鑒於上述觀察，本文旨在解決如下問題：湘語邵陽話的“噶”“哩”究竟在哪些語法環境中存在差異？在哪些語法環境中會發生功能混同？它們分別發揮什麼樣的語義功能？本文的第一節將描寫在某些非現實句中可以用“噶”、不能用“哩”的情況，這部分主要分析“噶”獨有的語義功能；第二節分析“哩”在現實句中的語法性質和完句功能，這部分會涉及“噶”“哩”造成句義差異的情況；第三節討論“噶”“哩”功能混同的各種情況。

在此之前，需要釐清一些概念，並對一些符號進行說明。

影響“噶”“哩”使用的參數之一是語法環境的“現實/非現實”之別。根據 Mithun (1995)，“現實”是已經實現的、已經發生的或正在發生的行為或狀態，“非現實”是僅僅存在於說話人思維領域的行為或狀態，被標記的結構是想象而非直接感知到的。本文將表達非現實事件的謂語根據句法地位分為非現實主句和非現實從句，非現實主句包括祈使句、意願句、情態句等，非現實從句包括表達將來狀況的各種具有句法依附性的謂語（如時間狀語從句、條件狀語從句、從屬謂語）。

“噶”“哩”的使用與動詞短語（不僅僅是動詞本身）的情狀類型亦有密切關係，本文對情狀類型的分類參照 Vendler (1967) 的經典體系，即狀態 (state)、達成 (achievement)、成就 (accomplishment)、活動 (activity) 等四類。後文還將在四分系統的基礎上，對 VP 的情狀類型進行再分。

為描寫時體詞的語義，本文重點區分以下兩個術語：“完結體 (completive)”和“完整體 (perfective)”。完結體標記表示謂語所描述的事件完全結束，大致相當於動相補語“完”的語義，包括兩種情況：令成就情狀達到自然終結點 (natural endpoint) (“寫完那封信”)；令活動情狀完全結束 (“遛完狗”) (Bybee et al. 1994: 57)。本文的“完整體”與 Smith (1997: 264-266) 的定義最接近，完整體標記使謂語表達有唯一變化點或任意終結點的封閉事件，包括三種情況：成就情狀不一定達到自然終結點而是達到了任意的終結點 (“寫了那封信”)；達成情狀達到唯一變化點 (“到了長沙”)；狀態情狀被取景聚焦於起始點 (“有了工作”)。這些情況都不能用“完”來表達。我們用“*”號表示例句完全不合語法，而用“?”表示例句接受度不高，句末用“#”表示口語中該小句可以完句。

1. 非現實句中的“噶”：去除到完結

普通話裏非現實句是時體詞普遍排斥出現的語法環境（龍果夫 1958: 117，雅洪托夫 1958: 112–113 等），“了₁”用於非現實環境就受到諸多的語法限制（參見范曉蕾 2021: 78–83）。湘語的時體詞是同樣的分佈態勢，邵陽話的“噶”用於非現實句受到很大限制，它在非現實主句中幾乎只能搭配失去義動詞，只是在非現實從句中可搭配的動詞範圍有所擴大，而邵陽話的“哩”更少用於非現實句。詳述如下。

1.1. 非現實主句中的“噶”：去除義動相補語

“噶”可用在非現實主句中，此時“噶”不能替換為“哩”，如（2）。

（2）“噶”出現在非現實主句中：

- a. 快去掙噶 / （*哩）箇滴垃圾囉！（快去扔掉這些垃圾吧）
- b. 你看倒，我明天要吃噶 / （*哩）那隻蛋糕！（你看著，我明天要吃完那個蛋糕）

（2）的句子刪去“噶”不影響句子的合法性，但會改變句子的命題意義。（2a）刪去“噶”後是“快去掙箇滴垃圾囉”（快去扔這些垃圾吧），它丟失了這些垃圾被完全去除的意義，變為只是催促聽話人開始扔垃圾。可見，該句的“噶”相當於普通話中的動相補語“掉”或“完”，它表示賓語被完全去除。

非現實主句中，“噶”後的賓語必須是定指性名詞短語，不能是非定指賓語，如“快去（*噶）三碗飯囉”；“噶”一般只能搭配失去義動詞，例如，“遛狗”的“遛”沒有失去義，它不能在非現實主句中用“噶”，如“我要遛（*噶）狗”（我要遛狗）。³

非現實主句中的“噶”有這麼大的分佈限制，說明這種“噶”語法化程度很低，它接近普通話的去除義動相補語“掉”。董秀芳（2017）指出，動相補語的語義來源大致可以分為“得”義和“失”義。我們認為，儘管“噶”的本字不明，但它所搭配動詞的語義特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其詞彙來源，它應該來自“失”義動詞。

夏俐萍（2021）觀察到，湘語益陽方言的“噠”和“咖”在非現實句中搭配得到義動詞與失去義動詞時存在相反的偏向，而且，雖然某些動詞搭配“噠”“咖”皆可，

³ 根據我們的調查，這個句子在後面加上另一動詞短語或小句才能說，如“我要遛噶狗再去睏覺”（我要遛完狗再去睡覺），此時“噶”就不是在非現實主句中了，而是在後文所說的非現實從句中。一位審稿專家認為，非現實主句中，“看”“洗”等非失去義動詞搭配“噶”是可以接受的，如“我要看噶那本書”，但我們調查發現，它也要加上另一動詞短語或小句才自然。

但句子的命題意義會有不同。我們發現，邵陽話的動相補語“到”“噶”也有類似的現象，如（3）所示。

- (3) “噶”和動相補語“到”存在搭配和語義上的差異：
- 你快滴穿到 / (*噶) 那件棉衣！（你快點兒穿上那件棉衣）
 - 你快滴脫噶 / (*到) 那件棉衣！（你快點兒脫掉那件棉衣）
 - 我明天領到那隻獎品，那我就一共拿哩三隻哩。（我明天領到那個獎品，那我就一共拿了三個了）
 - 我明天領噶那隻獎品，他那裏就只殼到一隻哩。（我明天領走那個獎品，他那兒就只剩下一個了）

“穿”有得到義，只能搭配觸及義的動相補語“到”，不能搭配“噶”，如（3a）所示。“脫”有失去義，只能搭配去除義的動相補語“噶”，不能搭配“到”，如（3b）所示。“領”本身是得到義動詞，可以很自然地搭配“到”，（3c）中“領到”凸顯“我”得到獎品的結果；雖然“領”沒有失去義，但它能搭配“噶”表示失去義的事件，如（3d）中“領噶”強調“他”失去獎品的結果，可見，（3b）（3d）中的“噶”都是去除義的動相補語。

1.2. 非現實從句中搭配活動 VP 的“噶”：完結體標記

“噶”還可用在非現實從句中，在這種環境中，它所搭配的動詞不再限於失去義動詞，它後面的賓語也可以是非定指的名詞性成分。“噶”能搭配更多類型的動詞及賓語反映該詞的語法化程度有所加深。

在非現實從句中，“噶”可搭配的 VP 範圍很廣，涵蓋了各種情狀類型。非現實從句中“噶”搭配活動情狀的 VP 時，在大多數情況下不能替換為“哩”，如（4）所示。

- (4) “噶”在非現實從句搭配活動 VP：
- 明下午看噶 / (*哩) 郭老師以後，我們還準備去吃海底撈嚟。（明下午看望了郭老師之後，我們還準備去吃海底撈呢）
 - 等下我們一嘮抬噶 / (?哩) 那隻箱子再行！（待會兒我們一塊抬完那個箱子再走）
 - 要是你在我回來以前練噶 / (?哩) 琴，我就跟你買糖吃。（如果你在我回來之前練完琴，我就給你買糖吃）

從（4）來看，非現實從句的謂語都是活動情狀的 VP，例如，（4a）的“看郭老師”是有持續性過程、無自然終結點的活動情狀，而且，其實語“郭老師”不因動作而發

生狀態變化，這一點不同於非現實主句中“噶”後的賓語。（4）顯示，這些非現實從句中活動情狀的 VP 難以搭配“哩”。

其實，非現實從句中“哩”可以搭配活動情狀的 VP，只是有更多的語義語用限制，見（5）。

（5）“哩”在非現實從句中搭配活動 VP 的語義語用條件：

- a. 我準備行哩啊。（前文預期：不抬那個箱子可以走）——莫忙著，等下我們一嘮抬哩／噶那隻箱子再行！（我準備走了啊。——先別著急，待會兒我們一起抬了那個箱子再走）
- b. 只要妳在我回來以前練哩／噶琴，我就跟妳買糖吃。（只要妳在我回來之前練了琴，我就給妳買糖吃）
- c. 只有妳在我回來以前練（*哩）／噶琴，我才會跟妳買糖吃。（只有妳在我回來之前練了琴，我才會給妳買糖吃）

（5a）中，前文裏說話人有“不抬那個箱子可以走”的預期，這裏的“哩”是用在反預期的語境中；從（5b-c）的對比可知，“哩”如果要用在條件狀語從句，此時的條件關係只能是“只要”所連接的充分條件，不能是“只有”連接的必要條件。

由上可見，在非現實從句中，“噶”可以自由地搭配活動情狀的 VP，而“哩”的使用則非常受限，那麼，這種環境中的“噶”表示什麼意義呢？通過它能搭配的 VP 範圍看，這種“噶”不表示客體被去除，而表示事件完全結束，它屬於完結體標記。這一點可以用以下語義測試來檢驗，見（6）。

（6）非現實從句中“噶”搭配活動 VP 表達完結義：

要是我在你回來以前練（*噶）琴，莫練完會有糖吃嗎？（如果我在你回來之前練了琴，沒練完會有糖吃嗎）

“練噶琴”原本是可以用在非現實從句中的，見上（4c），（6）顯示出它與後文裏否定事件完結義的小句“莫練完”產生衝突。這證明，這裏的“噶”給動詞短語提供了一個明確的終結點，它標示了完結體意義，類似於動相補語“完”。

在非現實從句中，“噶”與“完”在句法上仍有較大差異。比如，“V 完”可以擴展為可能補語式，如“唱得完”，但“V 噶”不能做這種變換，不能說“*唱得噶”；“V 完 O”可以再插入“哩”形成“V 完哩 O”，但是“V 噶 O”難以插入“哩”，“V

噶哩 O”式的句子非常不自然，⁴如“要是你在我回來以前練（*噶）哩琴，我就跟你買糖吃”（如果你在我回來之前練完了琴，我就給你買糖吃）。

小結一下，在非現實主句中，“噶”幾乎只能搭配失去義動詞，它是詞義相對實在的去除義動相補語；在非現實從句中，“噶”還能搭配活動情狀的 VP，它已經語法化為語義虛靈一些的完結體標記。在這兩種環境下，“噶”一般不能替換為“哩”，去除義補語和完結體標記是“噶”有別於“哩”的獨特功能。

2. 時體助詞“哩”及其完句功能

邵陽話中相當於普通話“了₁”的另一個時體詞是“哩”，它在現實句中分佈很廣，並具有較強的完句功能。儘管“哩”也能用在非現實句中，但這種用法很受限，而且，一部分非現實從句用“哩”與用“噶”會有句義差異，這限於句子的詞彙性 VP 為特定情狀時。本節的討論將從“噶”“哩”不能互換的這種非現實從句開始。

2.1. 搭配隱性終結 VP 的“哩”：完整體標記

第一節指出，“哩”在非現實環境中是受限的，它無法用在非現實主句中，它在非現實從句中一般不能搭配活動情狀的 VP。我們發現，“哩”在非現實句中可以搭配一些成就情狀的 VP，這種情況下“V 哩 O”沒有事件完結義，若用“V 噶 O”則有事件完結義，見（7）。

（7）非現實從句中“噶”和“哩”造成句義不同：

- a. 寫哩 | 噶那封信再去睏覺！（寫過 | 完那封信再去睡覺）
- b. 要是他等下吃哩 | 噶那碗飯，下午就肯定不得餓。（如果他待會兒吃過 | 完這碗飯，下午就肯定不會餓）
- c. 等你看哩 | 噶《哈利波特》，要麻煩你跟我講一下內容。（等你看了 | 完《哈利波特》，要麻煩你給我說說內容）

考察發現，（7）這種可用“哩”的非現實從句中，“哩”所搭配的詞彙性 VP 都是成就情狀，還有三個特點。其一，這些成就 VP 的賓語必須是典型的定指性 NP（如“那碗飯”），不能是非定指的數量 NP（如“三碗飯”），也不能是可解讀為非定指賓語的光杆名詞（如“飯”）。其二，這種成就 VP 整體描述的事件不僅有動態性、持續性，其持續過程還有漸進性——動作客體的狀態會隨動作行為的推進而變化。比如，（7a）

⁴ 只有當變換為將受事賓語提前的“把”字句才能接受“噶哩”：“要是你在我回來以前把琴練噶哩，我就跟你買糖吃”，但是小句末尾的“哩”嚴格來說相當於普通話的“了₂”而非“了₁”。

中“那封信”會隨著動作“寫”的推進而越來越完整，(7b)中“那碗飯”會隨“吃”的進行而越來越少。也就是說，這種成就 VP 的客體是 Tenny (1994) 所說的“漸進客體” (incremental theme)，它可以測量事件的進程。由於“吃那碗飯”這種成就 VP 語義上具有漸進性，它可以用在報道事件完成進度的受事主語句中，例如，“那碗飯我吃噶三分之二哩”（那碗飯我吃了三分之二了）是非常自然的說法。

其三，不少學者看到，“寫那封信”等一批成就 VP 所述動作的執行並不常規隱含事件的完結。以普通話為例，見 (8)。

(8) 隱性終結 VP 不隱含或斷言完結：

- a. < 普通話 > 他昨天看了這本書，但是沒看完。
- b. < 普通話 > 他剛剛寫了那封信，但是還沒寫好。

在 (8a) 中，“看了這本書”未必指書被看完。如果要表達事件的完結義，普通話常借助完結體標記“完、好”等，邵陽話還可以借助完結體標記“噶”。

陳振宇 (2009) 將經典體系中的成就情狀進一步細分，將“看那本書”“寫那封信”這種成就情狀歸納為“隱性終結情狀 (covert telic situation)”，隱性終結 VP 中的賓語一般是定指性 NP，整個 VP 在句中不一定表述達到其自然終結點的完結事件。如 (7) 所示，非現實從句中用“噶”或“哩”的謂語都是這種隱性終結 VP，這些 VP 描述的動作，其持續過程還有漸進性。在 (7) 的這種用法裏，“哩”不會給謂語帶來事件完結義，它不能換為動相補語“完”，而“噶”作為完結體標記會給謂語帶來事件完結義，它可換為“完”。在非現實從句中，合法的“V 哩 O”可以接續後文“莫 V 完”來取消事件完結義，而“V 噶 O”若接續這樣的後文會造成語義矛盾。

(9) “V 哩 O”和“V 噶 O”的語義不同：

要是他等下吃哩 | (? 噶) 箇碗飯，就算莫吃完，下午也不得餓啲。(如果他待會兒吃了這碗飯，就算沒吃完，下午也不會餓的)

如 (9) 所示，“吃哩箇碗飯”表示“吃這碗飯”的動作停下來，這碗飯未必完全被吃完，所以它和後文未完結義不衝突。

搭配隱性終結 VP 的“哩”表示達到事件的任意終結點，而不必是自然終結點，它標記了事件的有界性。例如 (7a)，若刪去其中的“哩”是“*寫那封信再去睏覺”，句子會變得不合法，這是因為表示先後相繼事件的格式“VP₁ 再 VP₂”要求 VP₁ 是一個有界事件，其中的 VP₁ 需要“哩”來表達有界性。“哩”的這種語法功能相當於普通語言學中的完整體。(Smith 1997: 264-266)

“噶”和“哩”在搭配隱性終結 VP 時呈現出完結體和完整體的對立，這種語義差異不僅見於非現實句，也存在於現實句，例如“昨天他看哩|噶那本書以後，就開始動筆寫哩”（昨天他看了|完那本書之後，就開始動筆寫了）。現實句的情形也可以像（9）那樣通過後文取消完結義來檢驗。

另外，光杆形式的普通名詞在指稱上具有模糊性，既可以是無指或類指的成分（“他很會寫材料”），也可以是定指成分（“他寫完材料了”），光杆名詞形式的賓語解讀為哪種指稱義跟這種賓語在事件中受到的影響性有關（玄玥 2018: 109–110）。在邵陽話的非現實從句中，“噶”“哩”搭配“V+ 光杆 N”時會讓其中的光杆 N 有不同的解讀。

（10）“噶”“哩”讓光杆名詞賓語的語義解讀不同：

- a. 吃哩|噶蘋果再行！（吃過|完蘋果再走）
- b. 要是你明天做哩|噶作業，後天就莫要做哩。（如果你明天做了|完作業，後天就不用做了）

如（10）所示，當中的賓語“蘋果”“作業”都是光杆名詞，它們搭配“噶”“哩”時有不同解讀。這種賓語搭配“噶”時是定指性的，它可添加顯性的定指義詞彙，如（10a）中“蘋果”可換為“那滴蘋果”（那些蘋果），這個“噶”是完結體標記。這些光杆名詞形式的賓語搭配“哩”時則接近於類指名詞，它無法被回指。例如，“要是你明天做哩作業，⁵就曉得它有好難哩”（要是你明天做了作業，就知道它有多難了），由於“作業”接近於類指成分，後一句不能用“它”來回指，⁵這種“哩”是完整體助詞。

綜上，在非現實從句中，“哩”可搭配隱性終結 VP，其功能是完整體助詞，這不同於完結體標記“噶”的功能。

2.2. 現實句中的“哩”：時體助詞

邵陽話中“哩”可出現在各類現實句中，如（11）。這些句子中“哩”對動詞、賓語的搭配限制較少，足見其語法化程度很高。

（11）“哩”出現在現實句：

- a. 他昨天打哩鼓就回去哩。（他昨天打了鼓就回去了）

⁵ 定指賓語可以被回指，如“要是你明天做哩那隻作業，就曉得它有好難哩”（如果你明天做了那個作業，就知道它有多難了）。

- b. (因為)他去年有哩五百萬,所以在城裏買起新房子哩。(因為他去年有了五百萬,所以在城裏買上新房子了)
- c. 我完全不曉得他好久到哩長沙。(我完全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到了長沙)

(11)中“哩”均對譯為普通話的“了₁”,下面參考“了₁”的相關研究來分析“哩”的時體功能。

很多學者贊同普通話裏典型用法的“了₁”編碼了完整體(Li & Thompson 1981: 216, 戴耀晶 1997: 41–47, Smith 1997: 264–266等),它使謂語表達有唯一變化點或任意終結點的封閉事件(Smith 1997: 266等)。注意,“狀態V+了₁”表示狀態的起始,如“有了五百萬”表述開始擁有五百萬,此事件實際上是一種瞬間性變化(Ross 1995: 117–119等),屬於有界事件,所以,這種組合式的“了₁”也是完整體功能。這種完整體用法的“了₁”在邵陽話裏的對應成分是“哩”,這個“哩”應該也編碼了完整體,如(11)中的“V哩O”都表達有界事件。(11a)是一個典型的例證,“打鼓”原本指一個可持續的活動,它搭配“哩”後就指一個已停止的行為;再如,(11b)的“有五百萬”原是指一個狀態,屬於無界事件,它帶上“哩”後便表達這個狀態的開始——這是有界事件。⁶

部分學者認為普通話裏的“了₁”還編碼了相對過去的時制功能(戴耀晶 1997: 47–56, 李鐵根 1999: 25, 林若望 2017等),它使謂語只能表達發生在某個參照時間之前的相對過去事件(這涵蓋發生於說話時間之前的絕對過去事件),很難表達蘊含相對將來義的事件。我們同意這一語義分析。邵陽話的“哩”也令謂語限於表達相對過去的事件,這體現在以下三方面。其一,(11)中帶“哩”的謂語都是指過去事件。其二,“哩”一般不能用在表示絕對將來事件的謂語中,如“他明天要看(*哩)箇本書”(他明天要看這本書),一個表達將來事件的謂語若在語法上可詮釋出相對過去時,它才能用“哩”,如“他明天看哩箇本書就要開始寫哩”(他明天看了這本書就要開始寫了),當中的“看箇本書”相對於後續事件“開始寫”而言屬於“相對過去”,故而可用“哩”。其三,“哩”不能出現在表達時間逆序關係的短語“VP以前”中。比如,“他打(*哩)鼓以前就跟我講哩”(他打鼓以前就跟我說了)。根據林若望(2017),“以前”表明與之搭配的VP所述的事件發生於主句事件之後,是一個相對將來事件,這應該是它不能用“哩”的原因。

綜上,普通話“了₁”的典型功能是同時編碼完整體和相對過去時的時體助詞,而邵陽話的“哩”能夠承擔普通話“了₁”的這種典型功能,其主要作用也是作時體助詞。

⁶ 除了完整體之外,“哩”還能用在靜態存在句、度量比較句,如“壁子高頭_{牆上}掛哩一張畫”“綠的衣服比紅的大哩一隻_箇碼子”,這涉及到非完整體功能,本文暫不涉及。

2.3. “V 哩 O” 中的“哩”：完句功能

雖然邵陽話的“哩”在現實句中的使用表現很類似於普通話的“了₁”，但“哩”有一點大異於“了₁”：它有更強的完句功能。

(12) “哩”的完句功能：

- a. 你曉得嗎？我去看哩《星際穿越》(*哩) # (你知道嗎？我去看《星際穿越》了)
(對比普通話：我去看了《星際穿越》^{??} #)
- b. 我告訴你囉，我把屋裏寫哩信 (*哩) # (我告訴你吧，我給家裏寫信了)
(對比普通話：我給家裏寫了信^{??} #)

在 (12) 中，“V 哩 O” 中的賓語分別是定指名詞“《星際穿越》”、無定的光杆名詞“信”，都不是包含數量成分的無定賓語，此時“V 哩 O” 句可作對話的始發句獨自結句，而且句末不能添加相當於普通話句尾“了₂”的句末助詞“哩”。在同樣的情況下，普通話及多數北方方言中，“V 了 + 非數量 NP” 是難以完句的（參見范曉蕾 2021: 136–137）。(12) 的“哩”不能換為“噶”，因為“噶”沒有完句功能，“V 噶 O” 必須借助相當於普通話“了₂”的“哩”才能完句，如“我去看噶《星際穿越》哩 #”（我去看完《星際穿越》了）。

可以完句的“V 哩 O” 一般出現在特定的語篇環境中，如下所示。

(13) 可完句的“V 哩 O” 出現的語篇語境：

- a. 你昨天下午做哩麼子啊？（前文：無關“打球”）——我打哩球，跟強強他們一撈打哟。（你昨天下午做了什麼啊？——我打球了，和強強他們一塊兒打的）
- b. 你今年有麼子收穫嗎？（前文：無關“生孩子”）——我生哩毛毛，搬哩新屋，還去北京看哩奧運會。（你今年有什麼收穫嗎？——我生孩子了，搬新家了，還去北京看奧運會了）

(13) 中，“V 哩 O” 不涉及與前後文中其它事件的先後進展關係，體現在以下兩點[參照范曉蕾 (2021: 234–235) 的描寫框架]。其一，前文不涉及“VO” 所指事件的任何信息。比如，(13a) 的前文提問不涉及“打球”，而對該問題的回答若用“我打噶球哩”（我打了球了），則非常不自然。其二，“V 哩 O” 與後文一般不構成前後相繼的序列事件。例如，(13b) 並不凸顯“生孩子”“搬新家”“看奧運會”在時間上的前後相繼關係，三個事件只是代表對所做的事的羅列，是一種同類事件之間的並列關係。一個證據是，幾個並列的“V 哩 O” 之間很難用“先”“然後”等表示動作先

後次序的詞來連接（參見向思琦、范曉蕾 待刊），敘述這種序列性事件一般用“V 噶 O”，如“我今年先生噶 / (? 哩) 毛毛，然後搬噶 / (? 哩) 新屋”（我今年先生了孩子，然後搬了新家），可見，“V 哩 O”不適於表達序列性事件，(13b) 的每個“V 哩 O”與前後文的事件之間不是時間進展關係。邵陽話裏處於這種語篇環境的“V 哩 O”句在普通話裏必須對譯為“VO 了₂”句，不能對譯成“V 了 O 了”的雙“了”句。

趙元任（1979: 355）認為像“我昨兒到張家吃飯了”這種“VO 了₂”句是表述“過去的一個孤立的事實”，范曉蕾（2021: 233–236）明確指出：這種“VO 了₂”句不能插入“了₁”，它代表普通話“了₂”的一種獨特功能——“單獨過去”，它同時編碼了完整體、絕對過去時、語篇單獨性三個語義特徵，用於“簡單報道某個動態事件的已然發生”。也就是說，邵陽話裏可單獨完句的“V 哩 O”在語法表現上跟普通話裏表示單獨過去事件的“VO 了₂”句正相合，那麼，或許可以用“單獨過去”來概括（13）中“哩”的功能。

這種表達單獨過去事件的“V 哩 O”裏，VO 必須是有持續段的動態 VP，不能是達成情狀和狀態情狀，這跟普通話單獨過去的“VO 了₂”句是相同的語法要求（參見范曉蕾 2021: 235）。

(14) 有單獨過去解讀的“V 哩 O”句中不能是達成和狀態情狀：

- a. 你曉得嗎，我們坐高鐵到哩長沙[?]#（你知道嗎，我們坐高鐵到長沙了）
- b. 告把你囉，我曉得哩你的事[?]#（告訴你吧，我知道你的事了）

（14）中“到長沙”和“曉得你的事”分別是達成情狀和狀態情狀，它們要表達單獨過去事件不能用“V 哩 O#”格式，而必須用“V 噶 O 哩#”格式，比如（14a）要改為“我們坐高鐵到噶長沙哩#”（我們坐高鐵到長沙了）。

小結一下，邵陽話裏現實句中的“哩”功能上基本對應於普通話的“了₁”，它編碼相對過去時和完整體的意義，是一個時體助詞。“哩”不同於普通話“了₁”的是，它可以有條件地單獨促成完句，其用法相當於普通話“了₂”的單獨過去功能。

3. “噶”“哩”的功能混同

上文呈現了“噶”和“哩”的功能差異，其實，兩者在一部分的語法環境中還可以互換，出現功能混同的情況，本節來討論這種情況。總的來看，“噶”和“哩”出現功能混同主要取決於所搭配的 VP 的情狀，並涉及謂語的現實性、句子的語用環境等因素，兩者在這些混同的用法中都是編碼了完整體和相對過去時的時體助詞。

3.1. 搭配狀態 VP 和達成 VP 時的功能混同

在非現實從句和現實句中，“噶”和“哩”都可以搭配狀態 VP、達成 VP 而不呈現任何的使用差異，如（15）。

（15）“噶”“哩”搭配狀態 VP 和達成 VP 的情況：

- a. 等你熟悉噶 / 哩方法，再把它教把我！（等你熟悉了方法，再把它教給我）
- b. 他去年得噶 / 哩病就莫麼子蠻出來哩。（他去年得了病就沒怎麼出來了）
- c. 要是你估對噶 / 哩答案，箇一道題目就可以得 10 分。（如果你猜對了答案，這一道題目就可以得 10 分）

（15a）中，“熟悉方法”是狀態 VP，它搭配“噶”和“哩”後都表達開始進入該狀態；（15b）“得病”和（15c）動結式構成的 VP “估對答案”都是達成 VP，它們搭配“噶”和“哩”後都表示達到事件自身的瞬間點，而且，這些謂語所表達的都是相對過去事件，在這些用法中，“噶”和“哩”對應於普通話裏典型功能上的“了₁”，應該視為時體助詞。

動結式基本屬於達成情狀，⁷但不是所有的動結式都能像（15c）那樣搭配“噶”和“哩”，一個動結式能否用“噶”或“哩”受制於補語的虛化程度和句子的語用環境兩重因素。動結式的補語若是虛化補語，可以搭配“哩”，難以搭配“噶”，如（16）。

（16）包含虛化補語的動結式只能搭配“哩”：

- a. 他下午寫起哩 / （*噶）作業就要去哩。（他下午寫好了作業就去玩兒了）
- b. 買到哩 / （*噶）箇本書的同學就不要去打哩。（買著了這本書的同學就不用去打哩了）

（16a）中的補語“起”相當於普通話裏表示達成預期結果的動相補語“好”，（16b）中“到”相當於普通話裏表示達到目標的動相補語“著”，這些動相補語的意義都比實義的結果補語更虛一些。（16）反映出，包含虛化補語的動結式只能搭配“哩”而排斥用“噶”。帶虛化補語的動結式難以搭配“噶”，這很可能源於“噶”在語法化程度上接近“起”“到”等虛化補語，它們處於大致相當的句法層級上，故而排斥共現。

⁷ 審稿專家提出，有少數動結式可以解讀出持續段，如“加長、鋪平、壓彎”，它們可看作為 VP。但我們發現，在邵陽話中，這些動結式搭配“噶”“哩”的情況與一般的動結式沒有區別，這裏不再單獨討論。

在非現實從句中，即使是帶實義補語的動結式，實義補語若描述的結果不合主語的意願，也難以用上“噶”，只能搭配“哩”，見（17）。

（17）非現實從句中表述不合主語意願的動結式一般只搭配“哩”：

- a. 要是妳估錯哩 / (? 噶) 答案，妳箇一道題目就一分都沒得。（如果妳猜錯了答案，妳這一道題目就一分都沒有）
- b. 等我吃膩哩 / (? 噶) 湖南菜，莫法，我們就只好去吃食堂哩。（等我吃膩了湖南菜，沒辦法，我們就只好去吃食堂了）

（17）中，動結式都出現在非現實從句中，（17a）中“估錯”顯然不合主語“妳”的意願，（17b）中“吃膩”也不是主語“我”的意願，後面的“莫法”可說明這一點，這些動結式都難以搭配“噶”。當動作結果符合主語的意願時，動結式搭配“噶”或“哩”皆可，如（18）。

（18）非現實從句中“噶”可搭配表述符合主語意願的結果的動結式：

- a. 要是妳估對哩 / 噶 答案，箇一道題目就可以得 10 分。（如果妳猜對了答案，這一道題目就可以得 10 分）
- b. 等我吃膩哩 / 噶 湖南菜，我們終於可以去嘗一下別的哩。（等我吃膩了湖南菜，我們終於可以去嘗嘗別的了）

（18a）的“估對”是符合主語意願的行為，在（18b）中，主句中的“終於”透露出“吃膩”是“我”的願望，這些動結式後既可以搭配“哩”，也可以搭配“噶”。動結式後的“噶”和“哩”承擔了普通話裏“了₁”的典型功能，應該屬於時體助詞。

3.2. 搭配非漸進終結 VP 時的功能混同

§ 2.1 談到，“噶”“哩”雖然都能搭配隱性終結性的成就 VP，但二者會呈現完結體和完整體的對立，見（19a）。不過，在非現實從句中，另有一種成就情狀的 VP 在搭配“噶”“哩”時不會呈現句義差異，見（19b）。

（19）“噶”“哩”搭配隱性終結 VP 和非漸進終結 VP 的不同情況：

- a. 看噶 | 哩 那本書再動筆寫！（看完 | 了那本書再動筆寫）
- b. 打噶 / 哩 那隻證明再到我箇來蓋章。（開了那個證明再到我這兒來蓋章）

在（19）的兩例中，帶“噶”“哩”的謂語都是從屬謂語，它們所表達的事件既有動態的持續段，也有一個自然終結點，都屬於成就情狀。但是，（19b）用“噶”“哩”不會像（19a）裏那樣存在句義的差異，也就是說，（19b）的從屬謂語中“噶”和“哩”

出現功能混同。我們認為，“噶”和“哩”在（19）的兩例中呈現不同的語法效果歸結於它們所搭配的成就 VP 存在語義差異。

“打那隻證明”類的成就 VP 不同於隱性終結 VP，它的動態過程不具有漸進性。比如，“打那隻證明”的賓語“那隻證明”是動作的最終產品，它只有在動作“打”達到自然終結點（完結）之後才“突然”出現，它不會隨著動作“打”的推進而“逐漸”出現。關於非漸進性，可通過報道事件完成進度的受事主語句來檢驗，“看那本書”是典型的隱性終結 VP，邵陽話可以說“那本書看噶三分之二哩”（那本書看了三分之二了），說明它在語義上有漸進性，但在一般情況下說“[?]那隻證明打噶三分之二哩”（那個證明開了三分之二了）就很不自然。Croft（2012: 63）將這種成就情狀歸為非漸進成就（nonincremental accomplishment），其特徵是“從起始狀態到結果狀態沒有一條單調性過程”。我們稱這種成就情狀為“非漸進終結 VP”。

楊素英等（2009）曾對漢語動詞的情狀有一個全面分類，我們參考其附錄發現了三種非漸進終結 VP：

表 1

次級類型	示例
存在性 VP	放這包行李、戴這頂帽子、穿這件衣服、架這個梯子、擺這盆花、藏這本書、插這枝花、點這盞燈、掛那個掛曆、埋這塊金子、貼這張郵票
非賓格性 VP	關那個抽屜、發 _{發動} 這輛車、熄 _滅 那堆柴火、消 _{消除} 那次不良記錄、成立這個機構
創製性 VP	炒這個菜、炸那根油條、包這個餃子、泡這杯牛奶、補這句話、加那個標記、打 _{鑿開} 這個眼兒、起這個名字

表 1 的三種非漸進終結 VP 有不同的句法特徵。存在性 VP 的動詞都能進入靜態存在句，此時賓語以存在物的角色出現，如“（屋裏）放著一包行李”；非賓格性 VP 的動詞屬於非賓格動詞（Perlmutter 1978，顧陽 1996 等），其實語可以作不及物句的主語，如“那個抽屜關了”；創製性 VP 的動詞帶有創製義，其實語都屬於動作造成的產品，動賓之間可以加上結果補語“出”或“上”，如“炒出這個菜”。三種非漸進終結 VP 都有語義特徵[- 漸進性]。無論是非現實從句還是現實句，“噶”和“哩”在搭配非漸進終結 VP 時都會發生功能混同，如（20）。

（20）“噶”“哩”搭配非漸進終結 VP 的情況：

- a. 關噶 / 哩那隻抽屜再行！（關了那個抽屜再走）
- b. （因為）他昨天穿噶 / 哩你衣服去打球，結果搞得蕁汗死哩。（因為他昨天穿了你的衣服去打球，結果弄得髒死了）

非漸進終結 VP 所指事件的進展階段不受關注，其動作的停止就意味著事件達到自然終結點，實現最終的結果狀態。比如，(20a) 只要“關那隻抽屜”的動作停止，一般就意味著抽屜關上了，(20b) 只要“穿你衣服”的動作停止，一般也意味著衣服穿上了。在此用法中，“噶”“哩”兼有表達有界事件的完整體功能和使謂語限於相對過去的時制功能，它們都屬於時體助詞。

3.3. 搭配活動 VP 時的功能混同

§ 1.2 談到，非現實從句中，“噶”可以搭配活動 VP，“哩”不能這樣用。不過，到了現實句中，不止“噶”，“哩”也可以搭配活動 VP，如(21)。

(21) 現實句中，“噶”“哩”搭配活動 VP 的情況：

- a. 跑噶 / 哩步的學生跟到我行。(跑了步的學生跟著我走)
- b. 我昨天輔導噶 / 哩強強就去吃飯去哩。(我昨天輔導了強強就去吃飯了)

“跑步”“輔導某人”都是典型的活動 VP，(21a) 的“跑噶 / 哩步”是表達現實事件的定語從句，(21b) 的“輔導噶 / 哩強強”是從屬謂語，這兩種謂語皆是用“噶”或“哩”表達有界事件皆可。當中的“噶”和“哩”表示事件的停止，應該屬於完整體標記。這種意義定位可用取消完結義來檢驗，如“我昨天輔導噶 / 哩強強，還莫輔導完就去吃飯去哩”(我昨天輔導強強，沒輔導完就去吃飯了)，同時，“噶”“哩”也使謂語限於表達相對過去的事件，(21) 中的“噶”“哩”也是時體助詞。

另外，活動 VP 搭配“噶”和“哩”的用法還與條件狀語從句的現實性有關，如(22) 所示。

(22) 在現實性不同的條件狀語從句中，“噶”“哩”搭配活動 VP 的不同情況：

- a. 要是他等一下遛噶 / (?哩) 那隻狗，就可以去洗澡。(如果他等會兒遛完那隻狗，就可以洗澡)
- b. 要是他剛剛遛噶 / 哩那隻狗，現在就可以去洗澡哩。(如果他剛剛遛了那隻狗，現在就可以洗澡了)

(22a) 的“要是”句是表述將來事件的假設條件句(可稱為“假設將來句”)，當中的“噶”難以換為“哩”；(22b) 的“要是”句是表述過去事件的假設條件句(可稱為“假設過去句”)，它的謂語用“噶”或“哩”皆可，在這種假設過去句中“噶”“哩”出現了功能混同。“哩”之所以更容易用於假設過去句，應該是因為假設過去句是現實性程度相對高一點的語法環境(范曉蕾 2021: 84–87)，而“哩”整體上傾向用在現實性謂語中。

3.4. 搭配顯性終結 VP 時的功能混同

§ 2.1 談到，在現實性較強的語法環境中，“噶”“哩”在搭配隱性終結性的成就 VP 時一般會呈現完結體和完整體的對立，如（23a）。其實，在同樣的現實性環境下，另一部分成就情狀的 VP 在搭配“噶”“哩”時會出現功能混同，如（23b）。

（23）“噶”“哩”搭配隱性終結 VP 和顯性終結 VP 的不同情況：

- a. 要是你上個月看噶 | 哩箇三本書，現在就可以開始寫哩。（如果你上個月看完 | 了這三本書，現在就可以開始寫了）
- b. 要是你上個月看噶 / 哩三本書，現在就可以開始寫哩。（如果你上個月看了三本書，現在就可以開始寫了）

在（23b）中，“看三本書”屬於成就情狀，它搭配“噶”和“哩”時不會造成句義差異。（23）兩例表明“看箇三本書”和“看三本書”很可能是很不同的成就情狀，也就是說，客體是定指的數量賓語（“這三本書”）還是非定指的數量賓語（“三本書”）會使成就情狀有差異。

Soh & Kuo（2005: 204–213）和范曉蕾（2021: 126–127）對普通話“看了那三本書”和“看了三本書”的考察顯示，前者不會蘊含事件的完結義，後者會常規隱含事件的完結。邵陽話的情況是一樣的，如（24b）所示，“看哩三本書”與後文的“莫看得完”呈現了語義衝突。

（24）隱性與顯性終結 VP 的區別在於是否常規隱含完結義：

- a. 昨天我看哩那三本書，只不過莫看得完。（昨天我看了那三本書，只不過沒能看完）
- b. 昨天我看哩三本書，[?]只不過莫看得完。（昨天我看了三本書，只不過沒能看完）

陳振宇（2009）將蘊含完結義的成就情狀歸為“顯性終結情狀（overt telic situation）”，⁸它與隱性終結情狀有區別，無定的數量成分一般會使動詞短語成為顯性終結 VP。（24b）中的“看三本書”就屬於這種顯性終結 VP，在假設過去句中，“噶”“哩”搭配顯性終結 VP 時會出現功能混同。（25）是現實句的例子。

（25）現實句中，“噶”“哩”搭配顯性終結 VP 的情況：

⁸ 陳文中的“顯性終結情狀”還包括達成情狀，如“到長沙”。本文不採取這種處理，僅將“看三本書”這種 VP 稱作“顯性終結 VP”，“到長沙”還是屬於達成 VP。

- a. 吃噶 / 哩三碗飯的伢伢（吃了三碗飯的孩子）
b. 他上個月畫噶 / 哩三張畫就去旅遊去哩。（他上個月畫了三張畫就去旅遊了）

既然“看三本書”等顯性終結 VP 常規隱含了完結義，那麼與之搭配的“噶”和“哩”是否編碼了完結義呢？我們認為不是這樣。范曉蕾（2021: 139）分析普通話“看了三本書”的規約性完結義指出，“看三本書”斷言了量化義“看書的數量是‘三本’”，這個量化義默認指看完三本書，也就是說，這個詞彙性 VP 自身便隱含了完結義，所以“看了三本書”的完結義跟“了_i”無關。這種分析可以類推到邵陽話的“看噶 / 哩三本書”上，當中的“噶”“哩”不承擔完結義，它們只標示出事件的有界性，承擔完整體功能，同時，它們也具有相對過去時的意義，在這種環境中，“噶”“哩”也是相當於普通話“了_i”的時體助詞。

小結一下，本節主要討論“噶”“哩”功能混同的情況。在典型的非現實從句中，“噶”和“哩”在搭配狀態 VP、達成 VP 或非漸進性終結 VP 會出現功能混同；在現實性環境中，“噶”和“哩”搭配活動 VP 或顯性終結 VP 時也會有功能混同。在這些用法中，“噶”和“哩”都是時體助詞，承擔了普通話“了_i”的典型功能。

4. 結語

本文詳細描寫了湘語邵陽話中功能相當於“了_i”的兩個時體詞“噶”和“哩”的使用情況，這兩個詞分佈上受制於現實性、句法環境、所搭配的 VP 的情狀類型等多種語法因素，它們都具有多種時體功能。我們的主要結論總結為表 2。

表 2

現實性	句法環境	所 搭 配 VP 的 語 義	“噶”和“哩”的分佈	功能
非現實句	主句	失去義動詞 + 定指賓語	快脫 <u>噶</u> / (* <u>哩</u>)箇件衣服！	“噶”為去除 義補語
	從句	活動 VP	練 <u>噶</u> / (? <u>哩</u>)琴再去耍 _玩 ！	“噶”為完結 體標記
		隱性終結 VP	看 <u>噶</u> <u>哩</u> 那本書再動筆寫。	“噶”為完結 體標記，“哩” 為時體助詞
		狀態、達成、 非漸進終結 VP	打 <u>噶</u> / <u>哩</u> 那隻證明再去蓋章。 ⁹	“噶”“哩” 為時體助詞

⁹ 由於表格篇幅所限僅舉非漸進終結 VP 的例子，狀態、達成 VP 的情況見文中（14）。下面的假設過去句及現實從句也是如此。

假設過去句 及現實句	從句	狀態、達成、 非漸進終結 VP	我打 <u>噶</u> / <u>哩</u> 那隻證明就去蓋 章哩。	“噶” “哩” 為時體助詞
		活動 VP	我練 <u>噶</u> / <u>哩</u> 琴就要 <u>玩</u> 去哩。	
		顯性終結 VP	我看 <u>噶</u> / <u>哩</u> 三本書就開始 寫哩。	
		隱性終結 VP	我看 <u>噶</u> <u>哩</u> 那本書就開始 寫哩。	“噶”為完結 體標記, “哩” 為時體助詞
現實句	有句末助詞 的主句	多數情狀	我在學校跑 <u>噶</u> / (* <u>哩</u>)步哩。	“噶”為時體 助詞
	無句末助詞 的主句	活動、成就 VP	我在學校跑 <u>哩</u> / (* <u>噶</u>)步。	“哩”為單獨 過去標記

表 2 顯示“噶”和“哩”的時體功能都不止一個，它們的語法性質會因語法環境的差異而有不同。“噶”既有作詞彙性的動相補語的用法，也有作時體助詞的時候；“哩”在任何環境下都是時體助詞，其典型功能兼具完整體和相對過去時的意義，它的次要功能“單獨過去”兼具完整體和絕對過去時的意義（可促成完句）。“噶”整體上的語法化程度要低於“哩”，主要表現是“噶”受到更多語法限制，例如，“噶”不能像“哩”一樣自由搭配各種動結式，它搭配隱性終結 VP 時還會貢獻完結體意義。

邵陽話“噶”和“哩”的使用條件顯示，Vendler (1967) 的成就情狀可以細分為隱性終結、顯性終結、非漸進終結情狀，這一情狀分類或許適用於其他時體詞的描寫。特別指出，邵陽話的句中時體詞“哩”有相當於普通話裏句末時體詞“了₂”的時體功能——“單獨過去”，這種用法的“哩”有強於普通話“了₁”的完句功能，或許其他南方方言裏對應於普通話“了₁”的句中時體詞也有類似的語法表現，還請方家注意。

鳴謝

本文為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學術帶頭人項目“現代漢語的預期範疇”（編號 21DTR036）的階段性成果之一，本研究還受到國家中組部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支持項目“北方民族語的接觸與漢語的語法特徵”的資助。夏俐萍、王桂亮老師給本文的寫作提出很好的建議，特此感謝。審稿專家對本文的行文表述及現象描寫惠賜寶貴意見。

本文創作上，賀文翰為本文的第一作者，負責文章結構、現象描寫和用法定性；范曉蕾為本文的通訊作者，負責理論框架、結論定位和行文寫作。

參考文獻

- A. A. Драгунов (龍果夫). 1958.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diyijuan cilei*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第一卷詞類），trans. by Zuqing Zheng (鄭祖慶).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北京：科學出版社。
-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 William Pagliuca.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 E. Яхонтов (雅洪托夫). 1958. *Hanyu de Dongci Fanchou* 漢語的動詞範疇, trans. by Konglun Chen (陳孔倫). Beijing: Zhonghua Shuju 北京: 中華書局.
- Chen, Zhenyu (陳振宇). 2009. Guanyu zhongjie he feizhongjie de quebie 關於終結和非終結的區別 In Wuyun Pan (潘悟雲) & Bingfu Lu (陸丙甫) (eds.), *Dongfang Yuyanxue* 東方語言學 6. 198–218.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Chu, Zexiang (儲澤祥). 1998. *Shaoyang Fangyan Yanjiu* 邵陽方言研究 Changsha: Hunan Jiaoyu Chubanshe 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Croft, William. 2012. *Verbs: Aspect and causal struc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i, Yaojing (戴耀晶). 1997. *Xiandai Hanyu Shiti Xitong Yanjiu* 現代漢語時體系統研究 Hangzhou: Zhejiang Jiaoyu Chubanshe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17. Dongci hou xuhua wanjie chengfen de shiyong tedian ji xingzhi 動詞後虛化完結成分的使用特點及性質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3. 290–298.
- Fan, Xiaolei (范曉蕾). 2021. *Putonghua 'le₁' 'le₂' de Yufa Yizhixing* 普通話“了₁”“了₂”的語法異質性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 Gu, Yang (顧陽). 1996. Shengchengyufa ji ciku zhong dongci de yixie texing 生成語法及詞庫中動詞的一些特性 *Guowai Yuyanxue* 國外語言學 3. 1–16.
- Li, Charles N. &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 Tiegeng (李鐵根). 1999. *Xiandai Hanyu Shizhi Yanjiu* 現代漢語時制研究 Shenyang: Liaoning Daxue Chubanshe 瀋陽: 遼寧大學出版社.
- Lin, Ruowang (林若望). 2017. Zailun ciwei 'le' de shiti yiyi 再論詞尾“了”的時體意義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1. 3–21.
- Mithun, Marianne. 1995. On the relativity of irreality. In Joan Bybee & Suzanne Fleischman (eds.),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367–388.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Perlmutter, David M. 1978. Impersonal passives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57–19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https://escholarship.org/uc/item/73h0s91v> (accessed 21 July 2021).
- Ross, Claudia. 1995. Temporal and aspectual reference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3. 87–135.
- Smith, Carlota S. 1997.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Soh, Hooi Ling & Meijia Kuo. 2005. Perfective aspect and accomplishment situa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In Angeliek van Hout, Henriette de Swart & Henk Verkuyl (eds.), *Perspectives on aspect*, 199–216. Dordrecht: Springer.
- Tenny, Carol L. 1994. *Aspectual roles and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Dordrecht: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 Vendler, D. 1967. *Linguistics in philosoph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Xia, Liping (夏俐萍). 2021. Xiangyu wanchengyi biaoji 'ga' 'da' de fentu yu jiaohui 湘語完成義標記“咖”“噠”的分途與交匯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 236–250.
- Xiang, Siqi (向思琦) & Xiaolei Fan (范曉蕾). 待刊. Wanzhouhua de jumo zhuci 'de' 萬州話的句末助詞“的” *Yuyan Yanjiu Jikan* 語言研究集刊 29.

- Xuan, Yue (玄玥). 2018. *Wanjie Fanchou yu Hanyu Dongjieshi* 完結範疇與漢語動結式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Yang, Suying (楊素英), Yueyuan Huang (黃月圓) & Yong Wang (王勇). 2009. Dongci qingzhuang feilei ji feilei zhong de wenti 動詞情狀分類及分類中的問題 In Jianming Lu (陸儉明)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39, 478–505.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Zhao, Liean (趙烈安). 2009. Shaoyang fangyan de dongtai zhuci 邵陽方言的動態助詞 In Yunji Wu (伍雲姬) (ed.), *Hunan Fangyan de Dongtai Zhuci* 湖南方言的動態助詞, 239–242. Changsha: Hu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Zhao, Yuanren (趙元任). 1979. *Hanyu Kouyu Yufa* 漢語口語語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trans. by Shuxiang Lü (呂叔湘).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On the Distinction and Merger of Tense and Aspect Words “Ga” and “Li” in Shaoyang Dialect in Xiang District

Wenhan He and Xiaolei Fan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In Shaoyang dialect, there are two tense and aspect words “ga” and “li” whose functions correspond to “le₁” after the verb in Mandarin Chinese. On the one hand, these two words have some differences in use. “Ga” can collocate with activity VPs in irrealis subordinate clauses functioning as a completive marker, where one cannot use “li”. “V li O” expressing isolated events in the past can be taken as full sentences. “Ga” is hardly used like this. On the other hand, the function of “ga” and “li” could be merged. These two words merge in typical irrealis subordinate clauses, when collocating with state, achievement and nonincremental telic VPs. These two words merge in realis context when collocating with activity and overt telic VPs. However, ‘ga’ and ‘li’ result in different meaning for their predicate, when collocating with covert telic VP.

Keywords

“le₁”, “ga”, “li”, Shaoyang dialect

通訊地址：北京 海澱區 北京大學 中文系

電郵地址：wenhanhe@stu.pku.edu.cn（賀文翰）

fanxiaolei2013@163.com（范曉蕾）

收到稿件日期：2022年5月11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2年6月22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2年7月5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2年7月6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2年7月29日